

“一米高度”看见怎样的城市

北京：以儿童链接一个家、一座城

从长城、胡同、奥运场馆，到社区的菜园，过去一年，孩子们走过北京大大小小的角落，边走边看边想。在“六一”国际儿童节之际，他们拿起话筒，把自己的城市观察讲给台下的大人听。

这是近日“我们的城市”——北京青少年城市规划宣传教育计划主题发布暨展示交流活动中的场景。

”

“我们的城市”项目启动已有6年。北京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副主任杨浚说，该计划不仅致力于为青少年“赋能”，为其储备城市规划相关专业知识，使其获得参与城市发展、思考城市问题的能力；还要为青少年“赋权”，为其提供参与解决城市问题、开展社区实践等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机会，让他们真正参与到城市规划和建设之中。

“我最早的记忆，就是央求妈妈带我去公园玩，妈妈总是刷刷手机上的空气质量指数，然后摇摇头说，还是在家里玩吧，家里有空气净化器。”六年级学生朱悦之出生于北京空气污染最严重的时期，她最好的小伙伴也因严重的哮喘不得不搬家，那是她人生的第一次告别。

后来，北京打响蓝天保卫战，空气质量有了明显改善。对喜欢户外活动的朱悦之来说，呼吸不再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她的

小伙伴也在去年搬了回来。

怀着对自然的敬畏和好奇，朱悦之跟着山原猫团队探访北京周边的生态环境，用画笔绘出鸟类育雏的场景。

“每一次自然观察都是对美好瞬间的积累。”她说，“生态”这个词，听上去复杂又遥不可及，却是生活中真实的点点滴滴。

在博物公园儿童素质教育综合体教师房亮看来，城市规划师的工作左手是工程，右手是艺术。“未来很多问题是没标准答案的”，他培养孩子们成为“小小规划师”，训练他们的跨界能力。

四年级学生高梓航拿出了他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与利用的设计模型。去年他跟着遗产科团队走进烂缦胡同，那天特别热，他发现胡同里连坐着乘凉的地方都找不到。

高梓航指着模型说，胡同里设计了电动车棚和公共休息座椅，既可以统一停放电动车，又

可以作为邻里乘凉、聊天的空间；太阳能板安放在四合院建筑的屋顶背面，在利用新能源的同时不破坏历史街区的风貌。

美国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城市规划专业学生陈飞飞曾参与制作北京动物园及其周边儿童友好地图，那次实践直接影响了她的大学专业选择。

陈飞飞关注儿童、残障群体等不同人群的需求。在视频发言中，陈飞飞希望能为城市日常生活带来一些改进方案，“让我们的城市成为每个人的城市，让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探索城市”。

现场的话筒交给了孩子们。“一米高度看城市。”北京市规划院规划研究室主任工程师邱红评价，“这个活动改变了原来成人的视角，给予孩子一个输出他们想法的机会”。

“儿童参与是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精髓。”邱红介绍，儿童参与是一个阶梯式的参与，现有的大部分儿童活动其实都不叫参与，叫参加，是大人设计好的流程，甚至设定好的结果，只是让儿童来参加一下，比如现场做一个非遗手工，或是上一堂课。真正儿童参与的高级阶段是由儿童发起一项活动，他们来召集成人参加，并且向成人说明活动目的及建议，最终得到成人的积极反馈。

2021年9月3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22部门发布《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

那一年，专家团队做了一个两万余份的大型问卷调查，结果反映出孩子们缺少玩的空间、出行环境不够安全、家长陪伴不足等问题。

以城市多见塑料滑梯等游乐设施为例，这未必符合孩子的喜好。在邱红的观察中，孩子们更喜欢自然的沙子、水、石头。孩子和设备(滑梯)之间的交流也十分有限，他们更希望通过这个场域实现孩子之间的互动或创新性交流。考虑到分龄需求，秋千、滑梯可能不适合13岁以上的大孩子，他们更需要自习、阅读、骑车等空间。

邱红认为，需要通过儿童议事会等形式，让孩子们来提建议，让相关部门领导听到他们的声音。同时需要一批专业人员，引导儿童了解自己的权利和义务。

事实上，“儿童友好”的概念可延伸至“母亲友好”，如母婴室。社区、企事业单位针对0-3岁的托育服务和设施等也可延伸至“家庭友好”。

目前，一些南方城市在社区治理时，把儿童当成链接剂，去链接更多的家庭。邱红介绍，成都都有一个新社区，住户来自不同

地方，互不认识，平时社区组织活动大家并不积极，但当以儿童的名义组织活动时，就能吸引来很多家庭。

打开北京市东城区儿童友好地图，可以很方便地查询到所在地周围的学校、美术馆、博物馆、银行等。多项资源整合到一个平台上，归属于不同部门的设施向儿童免费或低收费开放，起到了“1+1>2”的效果。

2023年6月1日，北京市23个部门联合出台《北京市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实施方案》，围绕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五个友好”，提出“到2030年全市全面建成儿童友好城市”的总目标。

邱红表示，此前北京有东城、西城、海淀三个试点区，今年将全市整体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目前以适儿化改造重大项目为抓手，“但这并不是一个新东西，也不是给各部门新增工作量，而是把一种新的理念——更重视儿童发展各项权益的理念，融入到既有的工作中去”。

“建设儿童友好城市不是一个只花钱不挣钱的事，它可以跟城市的产业发展、人才吸引力直接挂钩。”在邱红看来，这更体现了一个城市的温度。

(据《中国青年报》)

湖南省衡阳市“艺术童伴”关爱工程惠及乡村学校180余所——

艺术常伴山村娃

衡山下，校舍间，童声清亮，余音回荡。

这里是湖南省衡阳市南岳区黄竹小学。趁着课余时间，学校师生和来自衡阳技师学院的支教老师，开始了自创情景剧《有我少年》的又一次排练。5月30日，这群山村娃将首次登上衡阳市“艺术童伴”主题展演的舞台。

自2020年开始，衡阳市发起“艺术童伴”留守儿童关爱工程，通过结对子的形式，帮助乡村学校解决艺术教育资源匮乏、经费短缺等实际困难，3年多时间惠及乡村学校180余所、留守儿童4.8万余名。

让艺术常伴山村娃，为的是啥？改变了啥？

到乡间播撒艺术的“种子”

位于衡阳市祁东县官家嘴镇的启航学校，四面青山环绕，留守儿童数量占全校学生的八成多。

靠什么打开留守儿童的心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启航学校创始人陈亮伟组建起校园合唱团，邀请校外专家辅导培训。没想到，惊喜接踵而至——

2020年10月，国家大剧院，启航学校合唱团在大型史诗歌舞剧《大地颂歌》中献唱《夜空中

最亮的星》；2021年2月，央视春晚，4名启航学校合唱团成员参与演唱《明天会更好》……这支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合唱团，接连站上一个个舞台。老师和家长们惊喜地发现，孩子们不仅增加了艺术素养，还收获了自信与欢乐。

关爱农村留守儿童，可否从启航学校的探索中得到启发？

2020年11月，衡阳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联合相关市直部门共同发起“艺术童伴”留守儿童关爱工程，让一所学校的“艺术童伴”变成更多乡村学校的“艺术常伴”。

组织乡村学校、结对学校、帮扶文明单位三方签订结对帮扶意向书，举办主题展演……衡阳市、县两级分别将“艺术童伴”关爱工程纳入工作总体规划，给予专项经费保障，数以千计的支教老师、志愿者从城市奔赴农村，到乡间播撒艺术的“种子”。

“通过驻衡高校或市县文明校园、文明单位与乡村学校‘二对一’结对帮扶，衡阳市帮助乡村学校解决体艺类教育相关问题，用艺术为留守儿童筑起一个‘心灵港湾’。”衡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文明办主任谭春兰说。

结对学校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

早上8点，衡阳市第八中学音乐老师赵峰又一次驾车出发，目的地是衡阳县金溪中学，往返车程大约需要4个小时。过去3年多，赵峰和同事们每周至少去一次，风雨无阻。

很难想象，仅有354名学生的金溪中学，如今开办了29个兴趣班，涉及合唱、舞蹈、排球、美术、朗诵等多个文体领域。

作为衡阳市第一批参与“艺术童伴”的支教老师，赵峰从来没有把支教当作工作之外的负担。“偏远的乡村学校，艺术教育资源普遍稀缺。像画画、舞蹈、乐器演奏这些城里孩子比较常见的课程，山村孩子却很少接触。”他说，“看到孩子们渴望的眼神，会觉得所有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艺术童伴”留守儿童关爱工程实施方案要求，结对学校每个月开展不少于1次义务支教活动，指导帮助乡村学校打造至少1—2个留守儿童艺术教育特色项目。

衡阳市第八中学每周组织支教2次，一次有4名教师参加，每年的支教活动次数是正常要求的10倍。“只要你要，只要

我有。”衡阳市第八中学党委书记宁中平说，“按需要我们只需要打造1—2个特色项目就行了，但是支教过程中，不论是艺术、体育，还是文化课程，我们都倾其所能。”

选派最优秀的体艺支教老师，量身制定帮扶方案。衡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立足文艺方面的师资特长，结对帮扶了5所学校。3年来，学校开展送教150余次，参与人员470余人次。“结对学校缺什么，我们就补什么。”该校党委书记李来清说。

艺术不仅激发活力也浸润心灵

2009年出生的易梦珍，是金溪中学初二学生。从小就爱唱歌的她，因家庭条件限制，鲜有机会接受音乐专业培训。“我常常一个人跟着电视或者手机视频唱歌。有时也会想，如果能有专业老师教我，会是多么幸福的事。”易梦珍说。

“幸福”如愿而至。随着衡阳市第八中学支教老师们的到来，学校组建起合唱团，易梦珍成为合唱团成员。2023年衡阳县举办合唱比赛，31所学校同台竞技，金溪中学合唱团拿到了第一名。

艺术带来了变化，不仅激发

活力，也浸润心灵。

祁东县新岭小学，孩子们跳完一曲《春三月》，向记者聊起了自己的收获。“快乐”“自信”“梦想”……一声声响亮的回答背后，是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新岭小学语文老师邓娇，因为热爱舞蹈，平时也兼任学校舞蹈老师。日常陪伴中，她感受着舞蹈给孩子们带来的改变，“刚来学校的时候，很多孩子都沉默寡言。艺术教育就像是一颗种子，这些种子总有一天会发芽”。

受益的还有乡村学校的老师们。课前熟悉课件，课中一同上课，课后随时咨询——作为支教老师的“助教”，老师们也在教学中成长。

南岳区金月完全小学舞蹈队前指导教师李丹莉并非科班出身，只在读书时上过舞蹈兴趣班，“以前教学生跳舞，我在台上跳，学生在下面模仿。跟着支教老师学习后，我如今知道一门专业的、受学生欢迎的舞蹈课要怎么上了”。

去年3月，衡阳市“艺术童伴”留守儿童关爱工程开启第二个“三年计划”。“希望在乡村学校的师生心里持续播下艺术的‘种子’，让种子生根发芽，带来更为深远的影响和变化。”衡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玉梅说。

(据《人民日报》)